

山陽遺稿文

五

113
999
5



13
999
5

山陽遺稿卷之九

賴襄 子成著

序

近世叢語序

余嘗謂士氣與世運相隨，自慶長施於正德，於天明其運可謂盛矣。士生其間，雖粹駁不同，要自磊落奇偉，言語文章各具一家風骨。爾來人物皆能自修飾，無非君子人。為文詞綿密，罕見疵瑕，而終不免於輕薄猥瑣，譬若方剛之夫，雖有病癖，不害為強壯，病祛體和而衰候見焉。憂世者不當畱心邪，士之氣概議論如無關係於世，而有不大不然。

山陽先生遺稿卷九

文

一

文

者是可與知者道角田九華之著近世叢語有見於此哉
蓋倣體劉氏世說而意自有在焉特依其目而部分之云
爾然昔時士多可入此目者今則不然已昌黎曰李杜文
章在光燄万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伊我生其後
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視反微茫山谷題大蘇像曰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可惜今蚤世蠢蠢猶誚短人氣今
之士較其爲人於前輩光芒氣魄孰大孰小不惟文章也
乃動嗤誚之以賣己名聲聞嗤笑焉而短其氣者亦無有
焉非九華之夜夢晝視隨而筆之書其不終墮微茫者幾
希嗚呼余亦蠢蠢群兒中之一耳然猶知舉頭望之及讀

此編前輩氣貌風旨躍躍欲出足以起懦敦薄使我忘生
其後意他人讀者亦皆然爾九華所爲益於世道如此於
其請序烏得不慨然言哉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百中經典穀名考序

穀之有五種也，猶人之有五倫也。古謂之父者，今亦謂之父。彼謂之子者，此亦謂之子。就其名，設其教，無往不可行。穀之有名，何獨不然。而古所謂黍，非今所謂黍也。彼所謂稷，非此所謂稷也。夫以不可一日無者，其見於六籍焉，不可通於我之今日，則經典亦無用之物耳。而可置而不考乎。山田太古之不能已於穀名之攷，其以此歟。蓋彼堯禹湯武之所經理，皆係西北高燥之地，而晉梁以還，治本草學者所見，畫於東南一隅。詩書所敘，空與齟齬，而唐宋箋疏左支右吾，是穀名所以不明，而不容不考者矣。至我邦

古稱瑞穗之國，不唯稻粱之美於萬國也。七道地勢，皆併水陸，五穀皆宜。先王爲政，每重民食，參取漢法，課種諸品。帝則千載，澤淪海宇，雖中或經亂離，而未至如彼之分裂。甚且久也，則驗今之實，以視古之名，不當有甚不明者。不明者，不考之罪也。太古居信濃萬山中，家世力穡，時還讀書，非求名於世者，其懃懃於此，誠有不能已也。蓋其所往復論難，雖大都宿儒，莫之能定也。於是博搜沈思，以著一家言，辨異同，正謬誤，皆鑿鑿有據云。自考證之學興，世之四體不勤，明經自許者，讎對訓詁，校較禮文，以萬里外，千百年前，痛痒不相關之事，而爭其銖兩毫釐，刊而行之，竟

銜博洽，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非不盛也。而紅腐不可食，未有如此考之切於今，而補乎古，彼此竝可用者也。太古今茲詣伊勢太廟，迂路入京，齎此示余，余常謂大丈夫不能爲天下不可無此之人，猶當著天下不可無此之書，今於此著乎見之，烏得不樂而序之也。

新刻曾茶山詩集序

曾茶山先生居家孝弟爲吏以廉能稱因兄開與秦檜爭廢退居上饒七年若將終身檜死復起終始不可和議立朝有本末進退不苟是其人使不能詩固已可傳其詩承山谷啓放翁人人所知然非黃非陸曾自成其爲曾所以亦可傳但家數有小大耳放翁嘗答其贈詩有曰詩如古鼎篆可愛不可摹是黃亦能者也曰快讀醒人意垢癢逢肥梳是陸亦能者也至曰細讀味益長多穀出膏腴則茶山所獨矣黃有意反失焉陸不暇爲焉蓋其爲人狷介不譁世近名故其言簡老覈實可咀嚙劉安世在元祐黨籍

仕者不敢闖其門而獨日從之遊從胡安國傳程氏學其
後時相倡程學人或矯託干進而顧自晦遠引則其詩亦
不肖依人籬藩苟求入時可知也其言於高宗謂士氣久
不振一朝欲起之矯枉者必過直願優容之其諫通和則
謂此事無小益有大害今當務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前傳
檄奴罵金人何詞可復和耶皆不激不煩使人主領解所
謂細讀味益長者其詩亦如此其謚曰清爲人無愧焉爲
詩又無愧焉黃視此近硬僻陸則近浮囂竝如有遜色陸
力能展拓曾顧不能如其清其人然焉爾果能如其清則
必不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後之讀二家詩者當以此觀之

浪華有謀梓茶山集者以世方喜宋詩最喜陸陸淵源於
此爾余因其請序言茶山非苟同狗物者欲學其詩當先
學其人也

此卷內詩多未見於他本，其間亦有與前卷重複者，其間亦有與前卷重複者，其間亦有與前卷重複者。

新刻林和靖詩集序

坡翁題林和靖詩卷言詩如東坡不言寒書似雷臺較少肉書姑置焉其評詩可謂篤論也余嘗謂北宋人詩有魄力氣味勝中勉唐人者蓋興代與衰季氣運使然和靖山林人本不欲以文詞顯鳥啼蟲吟聊以自娛固異撰於歐蘇諸鉅公然不至如東坡之寒者亦在宋運鬱勃中而不自知也使其生南渡以後則亦虛谷蒙齋一派矣雖然寒與不寒在於人非專由氣運也東坡云出門輒有礙誰言天地闊其得一策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器量褊淺如此詩之寒坐此焉爾和靖臨終猶喜家無

封禪書其遯世無悶外枯內腴曷怪出語之不寒哉昭代
之運不減北宋而作詩者每病脆薄寒酸豈其人皆東塾
之屬而乏西湖之流邪客謂余曰西湖處士乃有梅花三
百本之產今日詩人寧有之乎是詩所以不免於寒爾余
笑曰子亦東塾之屬歟設使今世有和靖其人則餐秋菊
飲寒泉亦可以發擊壤之詠何至爲彼寒乞聲哉備前山
內白夢家藏和靖集府學舊有一本遂校正鼎鐫索余作
序書此語返之白夢家又有俸祿非吾儕比其詩才藻贍
敏固無患於寒此舉蓋欲鑿世詩之病也

孫子管闕序

漢言兵者五十三家可謂夥矣及至後世又紛紛雜出而
定其論以立於武學者唯七書然韜略已屬僞撰真者獨
孫吳尉繚如李靖問對重說孫吳者總之不如十三篇之
平實明切而其味無窮其機不測譬猶儒家之有論語道
家之有老子佛家之有遺教經而醫家之有張氏古今注
疏甲是乙非其能得古人心不可必也可必者各有得
於己之心而已苟有得於己之心隨其淺深皆可施於用
儒之從政醫之治疾皆然况兵萬衆死生存亡之所係非
得於心而決於事饒使能不謬古人之旨抑何益哉廣瀨

藩森山君少講兵學至老不倦嘗取此書推究諸注雜以其師說名曰管闕蓋亦自謙以爲有得於己而不盡觀其全也君謬聞余雖書生頗知兵也遠寄示求序吾聞君嘗學武田家言矣信玄氏有旗書孫子其疾如風其餘如林其將馬場信房嘗從容進問曰風者倏起倏止者也苟止焉君將何爲信玄曰止焉則吾以麾下承之夫信玄未必得孫子立言之心也然有得於信玄之心者施之實用而有餘可知也今君之解亦如此歟夫甲斐君臣生長戰國侵取尺寸爲務其日講究兵機不足怪也如君享祿於太平無事之日不謀娛目前而警戒無虞如此此世俗之所

笑以爲迂而余所深嘉也所以不辭而書

笑以爲笑而余亦笑焉

續八大家讀本序

余嘗私修國史至豐臣氏事蓋有投筆而歎者豐臣公之
出師海外也或說宜以能漢文者從公笑曰惡用漢文爲
吾直將使彼用我文耳嗚呼此言也可以警文士之陋矣
今李德此編亦得非豐公所笑耶且李德仕係武籍不以
長槍大劍効力國家而顧費精於此區區者何乎夫我自
有文無須於彼猶我自有穀帛無須於彼須於彼者止於
藥物其它雜貨有無益無無損至如書籍纍纍而來布滿
海內者亦舍經史暨屬無益之尤者爲文章家言則沈氏
八家之選旣已無用於我而又在我附益之乎吾反復考

之而後知其有不然也。季德生際右文之世，固將隨時淬厲自圖報効，奚擇於文武？且文武之相須久矣，假使豐公之時得武弁解文如季德者，充其採用，言聽謀從，則必不與此贖武之師，卽興亦能得彼之要領，而施我機宜，不至如當日之失乎？冑繁禍結不解，必也。夫我非無文也，而終不及彼，資於彼用於我，何爲不可？苟以我所自有爲足乎，雖所謂藥物，不必須彼之參芪硝黃，參耆硝黃之必須於彼，可以知文亦必須於彼也。要以其辨是非，別利害，言之簡明，傳之不謬者，漢文之用，寧可廢哉？夫文莫善於漢，漢人善用之，而八家其最善者也。譬之金鐵刀劍，彼同有之。

而不及我之利用之，亦不及我之妙，而我擊刺趨捷，人人皆然，然必有專門傳法焉者。彼其辨是非，別利害，歷代所記載，皆有可觀，而必以八家爲法，亦猶此爾。蓋選於八家者，沈氏最晚，出稱精當。季德又折衷宋元明清諸選，以補其不足，合此二者，而後其法大備。猶學劍者，歷試各家，考較衆論，斷長補短，定爲一譜，就焉而熟習，其於防己制敵，不復他求也。抑其起伏開闔，頓挫撇脫諸法，文與劍同，劍有此法，而期於防己制敵而已；文有此法，而期於辨是非，別利害而已。拘乎其法，而失其所以爲法，則季德之舉，終爲無用矣。故余於其索序，言之以警讀者，勿使後之英雄。

如豐公其人者唾棄此書也

拙堂文話序

余嘗謂國朝文運兩開每開輒有或敗之寧樂平安之盛
文在公卿而敗於唐初駢體骯髒不振至今江門之致治
文在士庶而敗於明清閒俗流之文非剽襲則鄙俚雖有
名儒大家或所習不專專者乃不免浸染焉是無佗不詳
其源流與體裁驟喜於新艷擇而取其每下者是以曠曠
如此拙堂此著有見於此歟拙堂喜作文年力方壯敘事
論事皆能行其胸臆而合於古格法吾嘗評之謂清雄奔
放作我輩語者近寄所著曰文話者示我序之有客見而
問曰詩之有話久矣文亦須於話歟余曰然詩句有度字

有儷填而屬之、雖其體古者、稍肆云爾、則其法不必待言而可見、文則不然、若彼駢體與俗流、或有類詩者、非我所謂文、我所謂文、奔馳錯落、自行胸臆、如拙堂所爲者耳、故詩如習禮、文如講兵、習禮者、綿蕪占位、鵠立鵠列、進退翼如、如此而已、至於兵、其陣隅落、句連、曲折、相當、及戰、奇正相生、如環無端、紛紜渾沌、鬪亂而不可亂、夫不可亂者、非人人所能見、必待指而論之、知兵之不可不論、則知文之不可不詰矣、曰、古有讀父書、善談兵而敗者、詰文得毋類此乎、曰、彼不知兵之難、而易言之、是未能用兵、而徒談兵者也、能用、又能談、使不能用者、亦辨其長短得失所在、拙

堂之文話、是已、昔有老邊將、折徒談者曰、諸人以舌擊賊、吾獨以手擊賊、余雖駑拙、於此事、亦頗所更歷、故知拙堂非徒騰之口舌而已也、旣以荅於客、併書返之、

如亭遺稿序

如亭山人死，美濃梁伯兔輯其遺詩，以續前編。前編半係其在東時詩，而此則全然出關後作矣。以余與山人周旋京畿日久也，來質徵序焉。余諾而未果也。昨得江戶河孔陽書，寄乃翁集刻新成者，閱之多與山人唱和者。山人與河翁及窪天民池無絃，所謂同功一體人。山人死先河翁，而其集未出，豈以其客死無後耶？是吾輩罪也。乃取遺稿挑燈讀之，山人聲容躍躍欲出，因憶八年前河翁歸自長碕，余邂逅之，備後翁問余如山人何在，余悉說其飄泊屢空狀，翁愴然有招之東歸之意，已而山人入江戶，復不安。

於東歷越信而再入平安卸擔東郊一廢寺余得報時大雪與其畫友紀伯舉蹋屐往訪折竹遮路纔而入掬雪煮茶歡如平生山人行李蕭然曰吾以窮臘經萬山中而來囊橐一空將更適備中就所知既歸可以與諸君共遊已其歲余亦西遊肥薩經二年而歸則山人死矣伯舉說其臨終困蹙尤甚鬻其筆研書帙纔能葬之嗚呼使山人少折節飾行則安座軟輿美衣食好妻妾其所嗜好無不可致何必至蹙鬻霜雪賣字爲活窮死客土哉雖然其所以爲山人也夫河翁諸人皆據上游交通王侯聲華意氣足傾一時而山人以一落魄羈人與之齊名可以見其

才氣矣明謝茂秦以山人馳騁諸名士間而不爲李于鱗所容至與絕交河翁憐才非于鱗比而山人之才雖謂茂秦亞可也然茂秦遭遇趙王又得其姬人以娛老山人之福比茂秦更薄亦可哀矣山人弃官削髮隻影千里如雲水僧而服必時樣風流自喜如游冶少年喜罵座食時新不論錢如俠客而飲不任蕉葉几研整齊性短視錄詩必用小楷如謹敕書生故集中所載意態各備皆非虛構山人於詩論法極密自稱下字不苟然其中自有一種疎放俊逸之氣如其爲人是乃其佳處爲餘子之或不及者而山人蓋不自知也其書字秀媚罕匹溢爲墨戲亦有可觀

是又餘子所無、而爲詩名掩、人不甚稱、余爲一拈出之、非
余、誰言之者、雖然、使山人聞之、地下、恐將罵曰、咄、田舍兒、
敢爲饒舌也。

官暇漫吟序

長藩與我藝鄰、而仕焉者、不私相往來、長大藩也、其士大
夫、東役江戶者、過藝城下、絡繹不斷、其槍戟注白旄片、爲
號、旄旄然、余每觀、乃知其爲長藩人也、而無一識面者焉、
及游寓平安、傲居鴨河、藩邸在河側者二、其一、內藤翁士、
謙監焉、士謙嗜詩、時迎余邸舍、對酌聯吟、相視莫厭、嚮相
望咫尺、不遇者、乃萍合雲聚、千里外、文章有神交、有道、豈
不信哉、近者士謙持其官暇漫吟者相示、自其東役、及來
此、宦遊所經、觸感而發、慕君思親、語語皆實、而渾雅精緻、
不流儂薄、有都下以詩名家者、所不及、足以觀其國文教

有素也。抑洞春公興國實自我藝。余少小習識其霸迹矣。而士謙亦家世貫藝。則其與余交非無宿因也。聞其先世自公之時。每爲誓御。尼子氏之就擒也。實受託監護。爲其所親信。可知也。使士謙生當其時。今日所以操觚者。將執戈持戟之不暇。安能與吾輩相對。終日爲呻嘸聲哉。官而有湯吟之暇。亦太平之澤也。雖然。吾嘗竊得誦洞春公之國詩。雖鞍馬倥偬之際。猶有工妙之詠。文教之源。已見於此。夫五字七字。與三十一言。何辨則士謙今日詩之渾雅精緻。亦不足言已。於其請序題。此返之。

梁星岳西征詩序

鎮西之山。遠而望之。數點如在天外。而往而就焉。則隔絕之者。赤馬關一衣帶水而已。嗚呼。是卽可以喻伯兔詩矣。伯兔詩。神遠韻高。迥別凡境。而言人人所意。非必遠於人所爭在。尺寸閒。人自不能學耳。然非用功專。得力淡。不能造焉而久焉。吾觀海內以詩自名者。多矣。或儂佻自喜。面目鄙近。否則粗嶮硬率。不足入人心脾。能除此二病者。獨伯兔。伯兔清羸嗜詩如命。其婦亦解吟。夫妻相攜。囊書橐筆。徧遊西南山水。適意輒留滯。獲古人一集。可意者。輒枕藉之。婦報餐添衣。不顧及其自爲。諳古之步趨。會以已神。

理、吟嘖終夕、不輒下筆、雖險題難韻、出以平穩、愈鍊愈平、期於雋永、非淺躁噉名者所能辨、所以能異時調也、伯兔少與關左名彥周旋、又歷抵西州諸耆宿、終至與清客相唱和、其眼閱心試者幾人、顧以余爲可相質證者也、近收拾西遊所作、請評而序之、余篝燈夜讀、每逢會心、戛筆稱妙、妻兒睡者皆起、蓋余所欲言而未言者、伯兔盡之矣、余亦曾西經豐筑、涉二肥薩隅、觀諸奇秀境、比伯兔較闊且多、然念親思家、多所牽掣、不能悉領其勝、視之伯兔挈家而行、徜徉畱止者、有閒矣、猶余之攻詩、不如伯兔之專且淡久也、特愈夫足未踰赤馬關者耳、所以伯兔請而余不

拒焉、

山陽遺稿卷之九 畢

山陽遺稿卷之十 序
序
序

續米菴墨談序

嗚呼、墨豈易談哉、米菴之談乎墨、何其津津也、夫古今唯此墨也、其濡諸筆而落諸紙也、人人皆然而能焉者、履履屈指、何哉、蓋用墨有法、而法不縛墨、盡筆之力、透紙之背、而不詭於古、是之為能耳、方頡之視乎鳥迹、未有墨也、六籍皆竹簡漆書、亦未有墨也、有墨而還、能否形焉、李之篆、蔡之隸、張之草、鍾王褚顏之楷、與行狎、然後墨之態、極矣、

山陽先生遺稿卷十
至於蘇米專以墨成字山谷謂東坡用墨太豐不其然乎
趙與董則自謂復古墨法而墨之嬌媚滋甚總之皆能焉
者也能者之難遘如此其墨不可常觀於是刻之石而搨
之則黑白易位後之學者安從而索其墨哉明清人之筆
未必盡能也而其墨爲可觀矣凡此墨之過海而東有佳
有惡有真有贗有可法有不足取墨豈易談哉是米庵所
以搜羅拮据一再而不已也歟而旁及几研瓶滴亦墨之
浸淫者焉爾夫米庵之墨已揮之腕矣而又騰之口兩相
證左縱橫淋漓乃能不負於此墨不然則長睿彥遠之輩
喋喋者何限槩口有墨而腕無墨將焉用之余是以推服

米庵也而米庵寄紙使余一言焉余口與腕皆無墨者捫
腹索之不得一點安能塞其意雖然於歷代能者之跡頗
嘗覽觀是其眼則猶有墨也於是乎言時文政丁亥仲冬
十四日寒甚墨凍呵而纔書

招月亭詩集序

昔人稱陶靖節荆軻詩義概畢露知古隱者皆有氣性人
余謂陶集多詠史者不獨此詩蓋其人實故讀書作詩皆
於實處注心毋論平生所吟咏每敘日用常行余所最欽
者其躬耕詩謂人世衣食不可不營與佗詩人喜爲放曠
語而頑鄙無恥者大異亦可見其實矣所以能於六朝金
粉外別開一門後之人無其性情而襲其面目雖五言爾
雅輒託於桑麻田園而相去日遠矣如吾小野泉藏則不
然泉藏備中長尾村人雖家匪貧而勤於治生務睦親族
所居背秦水一派臨流築室多貯書暇則讀焉飲酒作詩

然未嘗以誦吟廢事。詩皆家人婦子。鄰里鄉黨閒事。不事虛構。咀嚼有味。而詠史者十三四焉。時有卓見。蓋所讀書最好。史其姪伯本亦同好對門。居常同醉同吟也。余每省鄉。輒主其家。契合最淡。爲人氣貌不揚。低眉曲拳。及酒酣耳熱。談古今英雄。忠孝節義事。議論奮發。聲可撼壁。而時以詩言之。今人捨命作詩者。嘲哂風月。鏤刻花木。蟲魚重疊。無益唱酬。一有涉倫理治亂。則視爲非詩。其人與學皆不實。無怪其詩如此。己泉藏盡反之。雖非業詩者。其詩可以風世矣。余故勸整理其集。而行於世。泉藏學師西山拙齋先生。而詩學於管茶山翁。又問及於余。今兩翁皆逝矣。

余不可不以序之。賴襄曰。泉藏詩。陶之流亞也。無意學焉。而合焉者。非謂其詩也。謂其學也。非謂其學也。謂其人也。

余不才不以事之跡與日泉而詩詞之跡亞亦樂意學焉

紀元略序

宋執祖因古鏡背有與當時紀年同者訪之竇儀知爲偽蜀之號然後歎宰相宜用讀書人蓋雖一細事可知淹通之有益也是羽倉君所以有紀元略之著歟其書不獨詳和漢帝王之年卽紫色蠅聲及夫黃屋左纛自娛者莫不罔羅編列非博洽五車不能約成此一冊也余閱而有感焉我與彼號同而治異者可指數已如貞觀建武我有愧於彼者也如大同天曆彼愧於我者也天平寶字之與天冊萬載則治與號彼我竝相似者也至元和之混一正德之雍熙勝唐憲明武數等而越王黎寧亦用元和之號是

山陽先生遺稿卷一
爲可笑者也。凡此類足以按得失而助考據，而每號注其
年長短，使人得以考其治之治否，而如菊池氏奉元中至
十年，鄭氏遵永治至三十年，又可以發人忠孝之心，其用
意勤矣。君雖不能宰天下，亦宰一邑，而其人如此，可謂稱
宜矣。出其讀書之餘，以益於他人之讀書者，余焉得不序
而博其傳哉。

新刊容齋隨筆序

洪景盧以忠臣之子，守清要之職，才學兼茂，雖不及慶曆
元祐諸公，而不愧爲南渡以後名士大夫。其學之博洽，見
於隨筆五編，資後人聞見不鮮云。余嘗謂自理學興，士無
膚淺之弊，然久而成窠臼，千言萬語，盡赴其中。宋元人槩
然，自考證之學興，言有憑據，然儒者之業，如稽帳簿，爭較
毫釐，以取勝。明清人槩然，說郭本出人人之寤言，空無二
者之弊，而如羅大經之流，動墮理語，如楊慎之類，徒務辨
證，能脫然於二者之外，自益益於人，且宏富，取之不竭者，
唯景盧及沈括、王懋、顧炎武、王士禛等所筆，指不多屈焉。

而此書最先出不可不先讀者丹波淡海伯龜新刊其初
編以行于今二筆以下當陸續上梓來索序於余余後學
無事贅贊前賢也獨嘉伯龜能捐貲於此有益之書序以
獎之抑余有所欲語讀者凡所貴於讀書以其以我一貫
彼萬神而明之以爲已用譬若蜂造蜜含而化之不然而
欲一一而記之不舍卷茫然者幾希矣景盧嘗在翰林一
夕草二十餘制意自多也署中老吏有及仕元祐朝者因
問之曰吾何如蘇學士吏對曰不是過也但彼不檢書耳
景盧後數舉以語人曰爾時覺容身無地夫以景盧之學
之才而自知不足所以爲景盧已後之讀此書者旣因其

博洽以資我聞見又進而知聞見之不可專恃則善學景
盧者也

高江邨集鈔序

余初讀高士奇江邨消夏錄、意士奇遭遇康熙、縱觀祕府圖書、蓋善於賞鑒者、今得其集、乃知其善詩、詩多應制、其涉書法、畫理者、矜慎清貴、最中冓窾、非他人漫然副題者比、閒波及古器物者、亦然、皆可喜也、已而閱其扈從戎馬射獵之什、成於親踐、亦非如它人想像擬作、則又可喜矣、及觀其退居江邨、曲寫田園之樂、與家人婦子之情、則又大可喜矣、夫臺閣與山林、不可并者也、寶繪清閼、與邊塞風沙、亦不可并者也、彼長則此短、自古爲然、此集乃盡并而備之、雖隨其所歷、抑亦可謂奇已、夫與士奇同時、以詩

名家者莫若王士禎朱彝尊王蜀中諸詩刻畫老杜士奇之寫塞外山川莽蒼雄傑似不多讓朱之詠古跡長律富麗森嚴云爾士奇之過趙普故里藏偶儷於流動使人不覺其排亦有過無不及他多類此者後士奇而名焉者查慎行更後焉者趙翼皆有從軍律詩視之士奇之渾老則少遜矣且士奇題是地輒覈其廢置攻守皆鑿然猶其於書畫也此亦諸家所乏然諸家各張壇站噪名一時後人從而嗟歎之而士奇寵畜禁林寡交不近名所以世不甚傳傳亦以臺閣槩視之未嘗細論爾余故鈔而玩之以示於彥根小野田舜卿舜卿亦喜之捐貲刊焉使余序其由

抑余與舜卿之所喜不獨其詩也夫士奇早達不由人薦引出入密勿前後十五六年既罷復起雖謗讒交攻終得別白說部或有載謗為實者而康熙實錄可考焉要之其人必有足以結知於英主外人不及知者猶馬周褚遂良之於唐太宗唱和詩詞鑒別圖書特餘事耳然因其詩以按其履歷推其為人之可知者雖在館閣常思抽身雖在江湖不忘報恩不以閨閣之威墮金革之志不以簪紱之榮換菽水之歡其出處進退無愧為全人矣是其詩之所以能備諸體也其詩之所以老而無衰也而其所以不以詩名家也不然吾與舜卿平昔所相勗何事而拮据於此

等邪

管茶山翁遺稿序

管茶山翁爲余父執，余少小，每見其書柬中，時有詩，輒覺其可喜，欲睹其全，而未得也。旣壯，蒙其延引，往督其塾，講論，會有請刊其詩者，屬余校理，乃盡發其篋，始得縱觀之。其詩不專一體，而經六如師評者大半，翁諗余曰：癸丑北遊時所作，吾趣向略定者，宜以此爲準。余領其意，妄爲抉擇，余讀書處，與翁室隔水竹相對，每有評論，使童生擊卷往復，以筆代舌，如此周歲，旣而余入京，刻成寄示，則盡從余所選，併雕如師及余評語，余爲之悚慙，而翁遂以余爲可與語者也。自是，每託京商賣縑還者，寄示詩稿，歲兩

次促使評隱辭不敢曰然則吾商子詩亦應辭也余不得已細論相質及二編刻成亦併其評但所選不盡如前役耳其後寄稿如初以至沒年不絕及病中所偶作猶倩人錄送余見其格律嚴整無衰憊態意其不足慮已而聞其危篤星馳往視則無及矣檢病褥間得前所示原稿其對聯蓋手自竄改數四而成者字如蠅脰愈改愈勁挺乃先沒兩旬而已近門人盡刊遺稿如其評皆係沒前所往復併刻之亦翁志云而問序於余嗚呼吾先友海內數公既漸凋落獨有翁在猶碩菓之不食而今復如此吾將誰望哉且余病羸坎軻出處兩艱因翁之憐才周旋爲拔其抑

塞乃得優游放浪以至今日恩誼深重未之能報也間作行狀詳敘其平生如其詩世自有定論又備於評中矣今此特言其作之不苟又虛心求益前輩所爲有世不及知者而余之以後生輕揚矜長者居之不疑非得已也若曰翁終身刻意以詩名家則烏乎然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雜著

祭樂翁公文

歲在庚寅夏五月十有八日為故少將樂翁公周忌之辰
布衣賴襄私用宋民祭司馬溫公之例焚香遙拜不敢用
清酌庶羞之奠而用文祭之曰人有貴賤之相懸如天地
之隔而知遇之無間出意念之外者况昔之所目仰而今
之神契焉昔在吾童穉天明之季寬政之始聞信岳之發
火灰被七道之二閭里之氓号饑待斃起為盜賊蟻聚蜂
萃三都之市白晝閉肆官吏來捕罵詈不忌曰欲啖汝肉
寧汝之畏有大於汝來與吾對吾雖童心恟惧不寐况天

下之心，如以敗船坐海，洪波逆風，不知所底，已而聞有越公者出，躬宗親之懿，任付託之密，宣其賞罰，變凶為吉，每一令發，人之望之，如出暗夜，而覩日月也。其聽之也，如將潰之卒，得良將而聞其呵喝也。其或畏忌而謗訕之也，如狡奴黠僕之不便家宰之聰察也。七年之中，百弊盡撥，乞骸骨於方壯之年，而舍權勢於得意之日，消經世濟民之精於集古玩物之末，濟我君事，願息吾肩，政如畫一，吾建吾觀，才如茅茹，代吾輔君，以身繫安危，三十有九年，老而令終，於公就安，而天下之所為患也，而吾鯽生何與已。關抑自幼及強，聞公立海內，望公如在天際，忽微潛夫之一

書，蓋去今之四歲，懼其媿瀆，乃辱嘉誨，汝之紀事適繁簡，論事見兆會，後之論者云何，吾知其大矣。一言之重於九鼎，足以取信於百世，自顧孤寒，舉世所背，而何以獨得公之愛乎，抱感激之異衆，而悼報荅之無期，爰遇忌辰，聊盡吾私，嗚呼哀哉，而不敢望其饗。

狗說

狗之爲畜善記其主主之畜之食不必梁肉衣不必文綉時投與骨置之門墻之外使守夜而已而主來自外則搖尾迎之雖昏黑未嘗失也他人或牽而去遠數十里啗以美肉而狗悲號躑躅不自安焉自求其道而歸望其舊主之門則喜躍而入嗚呼人之不知義者謂之狗彘以相罵辱也彼朝飽新田氏之祿而暮候足利氏之幕者使狗聞知之有食其餘邪或者較其主之恩曰彼衆人遇我此國士遇我我報各視之爾然如狗則未嘗曰彼衆狗遇我此國狗遇我也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捕雀說

雀小黠善畏望食而不敢下鴉多智善就利避害鴉之所
在雀則下之故捕雀者以鴉爲招繫鴉之足環散粟而隱
網其傍鴉俯啄粟也群雀望視之嘖喑然蓋相告曰彼在
焉我可以往也連翼而下百啄喧爭而網已掩之矣嗚呼
彼自謂智且巧莫或敢侮予而爲食繫其手足貪戀不能
自脫而視之者不以爲可憫而以爲可與歸胥溺於禍機
而兩不悟也可不哀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鷹說

鷹之搏禽也、既獲鴻鵠之類、輒左握草根、而右攫鳥、鳥不能逸也、蓋鷹自度其身之重、不能勝鴻鵠也、故有操以自固、則彼雖有飛揚之志、可以維制之矣、北條義時者、源實朝之鴻鵠也、高師直者、足利高氏之鴻鵠也、而實朝高氏、不知有操以勝之、至併其身、為掣去、是其智鷹之不如也、

貓狗說

貓捕鼠于內，狗警盜于外，各有其職，以事主者也。然諺曰：畜貓三歲，三日忘惠；畜狗三日，三歲不失，而人常愛貓而疎狗，何哉？以其形體，則狗之粗，不若貓之膩也；以其聲音，則狗之厲，不若貓之嬌也；以其性情，則狗之剛決，不若貓之善柔便辟也。是以貓之於主人，不離其左右，出入其閨闈，食有魚，寢有褥，而狗則寢於土，而食於餒，終歲不得望見主人之面，認盜而吠，無賞，縱鼠而不捕，無罰，可悲也夫。

蠟燭說

會津產蠟，蠟燭最著。有華蠟燭者，繪其膚，華紋繡錯，燦可眩目。余數得於其人，試燒之，非加明也。則置之筐，以供觀玩。而用以燒，乃無華者。夫蠟燭何用哉？玩之邪？抑照物也？苟照物而明矣，雖無可觀，可玩，而名爲燭，不愧矣。名爲燭，而其實無益於明，安在其爲蠟燭乎？且求物之可觀玩者，何必用蠟燭？今儒士亦國之蠟燭也。爲物雖微，無此，莫以燭治亂，而救昏暗，凝其膏潤，含其光明，舍之可藏，以待舉用，唯不舉也。舉則可以辨群物，照四疆，類如椽之燭者，則古之賢才豪傑也。次之而下，隨質之小大，皆可用燭物。是

山陽先生遺稿卷十
之謂儒己而今或以爲席上之珍以玩物視之而儒亦以
玩物自視其名曰儒儒邪俳優邪徒藻繪其外而驗其中
之通且明不如悃幅之俗士是華蠟燭耳然彼燭也特曰
其華之無益於明云爾非不可燭也則是不足以比焉邪
添川仲穎會津產也質厚好學善文而不銜於人吾知其
爲燭不爲華蠟燭也於其歸言此以勉之

羽二重說壽猪飼翁

京之帛曰羽二重者最貴蓋以其精且緻舉而眡之如重
鳥羽二也夫重鳥羽二似薄也卷而約之可握也而鍼難
入也線難勝也其色純摸之無類衣之無斷而摺而疊之
痕不移也非如錦之彩可悅也非如綺與縠之歲新其文
而可狎服也而用之朝會用之享覲非此莫以成禮自王
侯公卿皆服焉而造醬若醢者求其精必以此漉焉其品
貴且中用如此而唯京產焉吾嘗觀志京師人物物產者
題曰京羽二重蓋取意於此云余因此思京師人物美矣
盛矣有如錦者矣有如綺與縠者矣而至媿此帛而無愧

者誰乎以吾所聞則其猪飼翁乎翁之學精而約瑩而無
瑕不驚其辯而鑽之彌堅不炫其文以悅人目而足以厭
其心其行厚其節有常人不敢狎而亦不能舍而佗求其
猶羽二重歟淪而雪之不存渣與滓其猶其漉物歟京不
可無此人也獨惜其未爲王公用耳而已老矣今七十矣
吾作此說壽之夫羽二重之精者服之無斃亦不比他帛
之易敗而王公一穿之輒斥之以更新者未究其用也則
未盡其壽也不爲其用又不遭其斥而自保此壽所以可
賀或曰翁非產於京者饒使翁非產於京而成學於京猶
羽二重之取絲於東而製諸京也吾鄙人也學於鄙而居
於京猶河內木綿歟其粗且朴固不可供王公之服也而
或足以充民之用而其壽亦可冀耶斯視諸錦綺縠翁將
孰取也吾併以質之

牧晦文吉名字說

延岡牧文吉學文於余頗有才而慤如有深念者蓋其本
姓白石氏家世業醫祿於國大母牧氏絕乃父以父遺囑
出次子爲之後小字文吉而請余定名字余曰父之所命
不可不存夫文者人之可貴者也而有以吉焉有以凶焉
記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文欲其著耳烏乎惡乎文
之著凶之道也故晦之之爲貴在易明夷衷離而襲坤其
象曰利艱貞夫子贊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晦其明也內
難而能正其志吾將名汝曰晦自古有文無行剛傲忤物
以賈凶者多矣如禰衡謝靈運王勃之徒皆是是非古所

謂文也、藝也、以藝言、方技亦文耳、如秦越人華佗、以其文之太著、以凶其身、皆不知晦其明也、孫思邈有言曰、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夫圓且大者、陽也、文也、小且方者、陰也、晦之也、使裒文而不晦之、處易猶不可、况處艱乎、故不可不晦、晦也、汝以其一身、成其父祖之志、與其戚之衰、可謂艱矣、艱而貞、柔順以晦之、可以利濟汝事、汝學文於余、余不憂汝之不文、願汝之有以副乃父之望也、故名汝曰晦、晦者、文所以吉也、

中川祿郎名字說

江薩摩村有中川生、生之在母腹也、其大父指於腹曰、是必男也、吾名之曰祿、既生、果男矣、呼小字祿郎、及壯、數更其名字、無適定也、謁余定之、余曰、不有定之於未生者乎、而誰敢閒焉、古諺曰、天不生無食之民、民之受生於天、天輒與之祿、士庶人有士庶人之祿、公侯大夫有公侯大夫之祿、自儋石、以至十、萬、百、萬之封、而極於全、有海宇、皆天定之也、不可加、損、尺寸、故曰天祿、不知祿之由於天也、而營營然務增益之、斲其髓、竭其神、甚則相奪以術、以危其身、與家國、而終於無益者、皆是、自天視之、笑其愚久矣、而

天下不悟也。特束於法而止耳。不悟者極矣。而法不足以束之矣。則天下亂。於是人之雄且傑者爭起。河其血。山其骸。攘其寸。取其尺。而胥以斃者。十每七八。非天錫之勇智。天之大祿。不可倖而有。亦可以見也。故自有天下。以至經一國。理一家。餽一人之口。各修其道。以保其天祿。而天下治。雖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周孔之教。及我先哲王。歷代英主之所訓。不出於此。學。學此而已。禮樂文。此而已。而子之祖。以此名子於未生。未生也。而命以祿。非以訓祿之素定焉耶。名之定。猶祿之定也。名定矣。而更求之。猶祿定而務益之也。不可。子之祖。修其道。以貽子之祿。子又修子之道。

以貽子之子孫之祿。祿豈有既哉。祿郎悅。請書其言。其鄉宐麥。麥吾所嗜。因欲以麥爲謝。余咲曰。昔陳壽索米於丁虞之子。曰。當爲乃翁立佳傳。而不與焉。壽無其祿也。吾不求而得子之麥。吾有其祿也。天也。烏乎不受。受而書此。

跋世張夢卷

一部廿二史、孰非夢者、而世張必以半宵枕上所見爲夢、作詩作画以紀之、未爲巨眼也、夢中有人喫炒豆而談、吾聞徠翁雅言、天下愉快事、莫若喫炒豆、罵古人、翁聲華意氣籠罩一世、而自今觀之、不異夢中語、彼一夢也、此一夢也、己丑念九日、識于石街瞰江亭酒間、

書子常詩卷

子常爲僕族第、乃父下帷授徒於鄉、而渠乃跣跣不羈、不月屈首受書、獨癖好篆雕、持此汗漫不歸、已而從僕于此、與僕同輩行、特以年齒相懸、事僕甚謹、僕不必強之、咿唔徐導其窾、而納其約、乃自折節讀書、始大愧悔、自謂不學辱宗、且弄鐵所潤業賤、不敢稱賴氏、權稱外家姓、而在僕塾二年、矢口爲詩、涉筆作文、雖時有踳駁、要之才性快利、皆有可觀、因命略整、頓數十首、乞政於同社諸君、諸君願斧削鼓舞之、庶幾終於我家、添一讀書種子、而僕亦不負乃父也、如其鐵筆、則與僕所業、同一雕蟲餽口耳、古人慎

山陽先生遺稿卷十
一介取予，苟取可取，自食其力，賣卜補鍋，亦足高視一世，不可取而取，則騎大馬，擁鎗戟，揚揚歸鄉，有識亦唾不顧也。諸君以爲如何。

跋獨立真蹟卷

獨立禪師真蹟卷，淡州福良浦慈眼寺所藏也。余初以獨立爲善書而已，閱書畫譜曰：戴笠曼公者，乃其未削髮時姓名也。然猶以書家遇之，及觀此卷，不覺正襟起敬，嗚呼！曼公烈丈夫，豈可徒書家目之哉！彼視九州腥羶，不能一日居，蹈海而來，遁逃方外，其自號天閒獨立，蓋表志焉耳。此詩依秋興韻，以寄孤憤者，忠慨義氣，溢詞翰間。余視明季士大夫，自負材藝，而醜顏立虜朝，名位烜赫者比比，恨不使一目此詩，當神沮魄褫矣。相傳曼公善醫，最長痘科，昔人以子璋血鬪體句，足驅瘡鬼，余謂此詩亦可驅痘鬼。

不必須其刀圭也。寺主某上人寄示索跋書此返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陽先生遺稿卷下' and '文'.]

書頤素堂詩鈔後

五言古詩辭家別家之什最見天真爛熳類蔣藏園而無其摹古有跡之病五言律以古體行之純任天機不見排比之痕近似施愚山而跌宕奇逸七言律則格律嚴整其警拔處往往似趙甌北而不學其使才太過絕句以神韻勝不墮俚俗頗得黃石牧張船山之佳處其奩體悱惻芬芳閒出入錦囊玉溪閒者頗繼吳梅村之遺響蓋世所喜傳在此余以爲是少年戲作耳余所愛其詠史古樂府律詩竝格法奇變貼題淡切可踵嚴海珊至於石鼓華嚴鐘羅漢圖等數長篇學沈宗伯之渙厚典瞻而不做袁太史

之浮蕩放逸，蓋鍊卿先生雖其生勉能於諸前輩，取長捨短，居然成一家風骨，加以數年當優執旗鼓，追馳竝驅，無疑矣。彼中人目中必先有先後生之別，不敢橫爲抑揚，軒輊不若余從海外縱觀恣評，爲得公論也。雖然是蓋緒餘耳，觀其所著清嘉錄，紀吳中風俗，考摭淵博，敘寫得體，而其意在救漓復淳，是知鍊卿才識可用，世徒喋喋評其文詞，蓋非其所樂也。

書新田楠菊池足利今川書卷後

一井氏爲新田支屬，從舉義百戰，及敗潛伏湖濱，其家零落，獨存一婦人，挈其舊物來住京師，依善歌者賀茂李鷹，李鷹延余觀其家，無錫，無論刀劍鎧冑，新田兄弟及楠氏父子以下，往復文簡，紛披堆積，無有條理，余因攜門生就其家，整整之，略得就緒，又爲作目錄，使無散佚，其家德之欲謝以物，余乃欲請新田楠二公書，新田公書皆所謂感狀，在一井氏不可少一紙者，故請得舉義時檄，里見族一書，署元弘三年五月朔日，新田小太郎英氣勃勃，千載如生，楠公書較工，用墨豐肥，爲以自鈔一行曆法，借示一井

山陽先生遺稿卷十
氏之書當時鞍馬倥傯乃覃思此等英雄真不可測也又
菊池武敏自舉功狀請舟田義昌薦書皆忠義之蹟裝潢
藏家以資敬仰云近有獲西海田原氏家傳文書來示者
中有足利高氏指揮半紙書報和直義討直冬事書頗軟
媚可人蓋英雄書也又有今川了俊感狀亦為半紙語辭
太倨當時足利功臣凌轢諸族者可想余請得此二者綴
于卷尾每展視唾罵一番亦足快也

澄泥研銘為木屐子簡

一丸之泥削成蒼玉非封乎關維用磨墨陶民如是範以
乃德亂代盾鼻草檄討賊

畫像自贊二首

躬偃仰一室而心關百代之失得弗恤己鹽齏而憂人家
國文章滿腹不濟乎饑曲尺直尋則所不為噫是何物迂
拙男兒乎雖然烏知無念此迂拙者之時哉

此膝不屈於諸侯聊答故君之德此眼竭之群籍不虛先
人之囑此脚侍母輿二躋芳山五蹕大湖十上下漠灣而
未曾踵朱頓之門此口不能飮殘杯冷炙而此手欲援黔

黎之寒餓也

山陽遺稿卷之十

山陽遺稿卷之十大尾 文

江戸日本橋南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同 伊八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兩國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 下谷池之端仲町

岡村庄助

同 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和泉屋吉兵衛

京都三條通御幸町角

吉野屋仁兵衛

尾州名古屋本町通

永樂屋東四郎

同 同所

菱屋藤兵衛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板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614